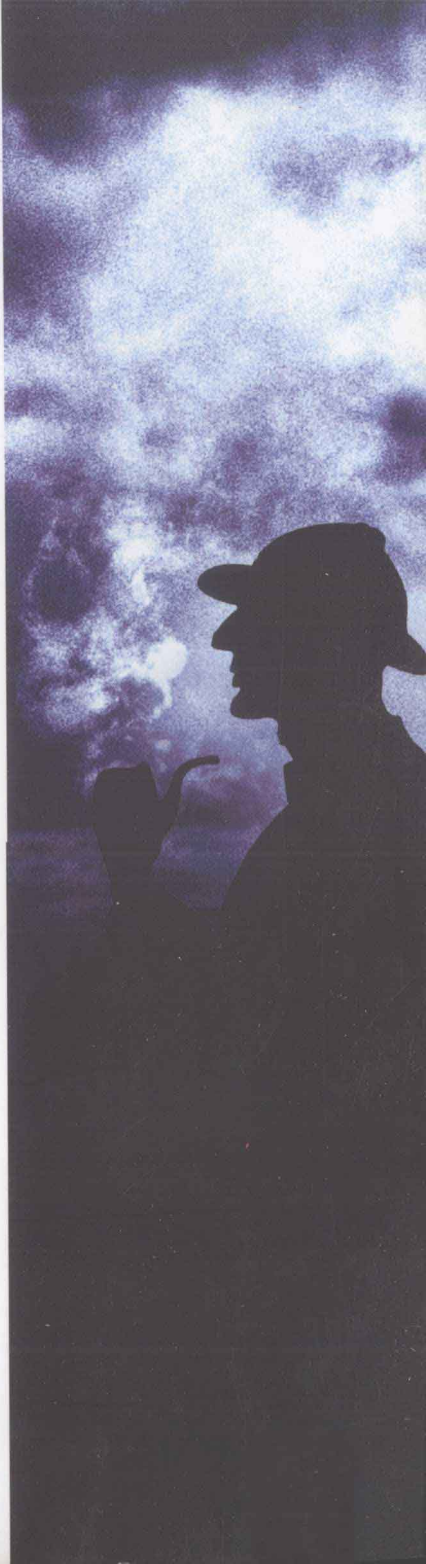


# Sherlock Holmes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著  
吴晓 译

## 大侦探 福尔摩斯

推理小说中的《圣经》  
享誉世界最威风的侦探



伊犁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百部 004

# Sherlock Holmes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著  
吴晓 译

## 大侦探 下 福尔摩斯



伊犁人民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世界名著百部/萧峰主编. —新疆: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0.5

ISBN 978—7—5425—0549—1

I. 世… II. 萧… III. 小说—诗歌—散文—戏剧  
—世界—现代. 当代. 近代 IV. K14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1726 号

---

---

## 大侦探福尔摩斯

---

作 者:[英]阿瑟·柯南·道尔

译 者:吴 晓

责任编辑:萨吾丽

封面设计:天之赋

---

出 版:伊犁人民出版社

(奎屯市北京西路 28 号 邮政编码 833200)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南省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

字 数:900 千字

印 张:32.5

版 次:2012 年 2 月第 2 版

印 次: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25—0549—1

全套定价:1500.00 元

# 目 录

## 巴斯克维尔猎犬

一	银箍拐杖 .....	003
二	百年手稿 .....	009
三	闭门苦思 .....	015
四	老街失手 .....	023
五	蛛丝三断 .....	029
六	夜半哭声 .....	035
七	粉墨登场 .....	040
八	杂屋幽光 .....	048
九	痴男怨女 .....	051
十	铁证成灰 .....	058
十一	一箭双雕 .....	064
十二	苍天有眼 .....	071
十三	转世恶人 .....	079
十四	雾中魔犬 .....	087
十五	袅袅余音 .....	093

## 恐 怖 谷

### 第一部

一	密码示警 噩耗成真 .....	099
二	画底藏秘 案前谈兵 .....	107

三	古堡惊变 片纸留痕 .....	114
四	哑铃奇銃 亦暗亦明 .....	121
五	千里寻仇 十载亡命 .....	130
六	寒河水浅 花园情深 .....	140
七	迷案有解 金蝉显身 .....	150
<b>第二部</b>		
一	勇赴虎穴 .....	162
二	涉险酒吧 .....	169
三	大显身手 .....	181
四	公园幽会 .....	193
五	血染煤山 .....	201
六	惊弓之鸟 .....	210
七	瓮中捉鳖 .....	219
八	天涯亡命 .....	228

## 最后致意

硬纸盒子 .....	234
红圈会 .....	252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	270
魔鬼之足 .....	311
最后致意 .....	332



巴斯克维尔  
猎犬



## 一 银箍拐杖

通宵苦熬和清晨贪睡是福尔摩斯先生持之以恒的习惯。此刻他端坐台侧，准备享用迟奉的早餐。我踱到壁炉前，拾起一根手杖，它是昨夜登门造访的那位客人遗忘下的。手杖精雕细刻，檫榔木质，沉甸甸地很趁手。手杖的把手是个圆润的树瘤，它的下面有一圈约为一寸宽的银质框箍，上面铭刻小字数行：“皇家医学院外科学士詹姆斯·摩迪梅留念。C.C.H好友敬赠。1884年。”那些落伍守旧的私家医生都偏爱这种手杖，因为它给人一种庄重、坚忍、从容和安定的感觉。

“华生，琢磨出什么名堂来了吗？”

福尔摩斯背对着我。我并没有弄出什么声响。难道他能用后脑勺看东西不成？真不懂他凭什么知道我在摆弄这根手杖。

“你起码要知道我的面前摆着一个光可鉴人的银质咖啡壶，华生。说说你对这根手杖的看法吧。很不凑巧，咱俩都没遇上这位不速之客，对于他的来访目的一无所知，因此咱们只好十分看重这根譬之逝鸿之羽的手杖了。我很想听听你仔细把玩这根手杖之后对于这位客人的形象和举止的推论。”

我尽量沿袭他平素常用的推论法：“可以看出，摩迪梅先生是一位功成名就、颇孚众望的医学界前辈，因为这件礼物表达了他的同事们对他的敬仰。”

“妙论！无懈可击！”

“还可以看出，这位先生应该是一位经常徒步出诊的乡村医生。”

“何以见得？”

“因为手杖遍体都是磕碰之痕，不复当初之神气模样，很难想象哪位城镇医生会提着它穿街过巷。手杖底部的铁质包头磨损得相当厉害，它的主人显然拄着它走了不少路。”



“言之成理！”

“至于那一句‘C.C.H好友敬赠’，我想C.C.H应该是‘狩猎者协会’的缩写，也许这个协会的成员为了感激这位医生为他们敷伤镇痛而送给他这根手杖。一件小小的纪念品。”

福尔摩斯点燃一支香烟，与此同时把座下的靠椅往后挤移了几寸：“华生，你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啊！说句实在话，你在为我树碑立传的同时，养成了屈就的习惯。要知道，你虽然不发光，但是你充当着光的传导者；你虽然不能算作天才，但是你有足够的智慧激发出别人的天赋才情。每当想起这些，我总是觉得自己欠你太多啊！”

他从未对我如此热情洋溢过。他的话在我的心底激起了环环欢乐的涟漪。曾几何时，我怀着对他的崇拜之心，殚精竭虑地为他的天才的推论著书立说，而他只是视而不见，他的淡然漠然简直伤足了我的自尊。而今我居然能够悟透玄妙，亲操机杼，并且获得他本人的赏识，叫我如何不有些飘飘然。他从我的手中把手杖拿了过去，目不转睛地看了好几分钟，然后他放下指间已经熄灭的香烟，站起身走到窗前，颇感兴趣地用一柄放大镜再次审视着那支手杖。

“看似简单，不乏有趣，”他踱回靠椅，欠身坐下，“手杖上面的确有几处痕迹可供展开推论。”

我的语气中颇有一些自鸣得意：“我没看花眼吧？我相信我没有把任何有重大意义的痕迹遗漏掉。”

“朋友，也许你因之而下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实话实说，当我说你激发了我的天赋才情的时候，我的本意是：在我能够指出你的谬误的同时，我便走向了真理。他的确应该是一位乡村私家医生，并且常常步行。”

“这正好说明我没错。”

“你的‘没错’正好到此为止。”

“要知道这些就是我们能演绎出的全部事实。”

“不，不，我的朋友，并非全部——决不可能是全部事实。先举一个例子：这根作为馈赠品的手杖，说它来自一家狩猎者协会，倒不如说它来自一家‘医院’，因为‘医院’的首位字母是‘H’，它的前面那两个首位

字母‘C.C’应该顺理成章地是‘Charing Cross’这两个词的缩写。”

“你的分析听起来也有些道理。”

“思路应该没有错。我们从这个有效的假设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视角去勾勒出那位不速之客的面目了。”

“好吧，新出现的这个‘恰氩·克劳斯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能使得我们得出什么新的推论结果呢？”

“新的概念难道不会导致新的推论结果吗？你已经掌握了不少我的推论法，你先试试看！”

“只有一个结论是明确的：他在下乡之前曾在城区当过医生。”

“我们的假设还可以大胆一些。推论一下，诸如此类的纪念性馈赠最可能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是什么样的事件会使得他的朋友们聚到一起向他表示敬意呢？一切都是因为摩迪梅辞离这家医院去自行开业。馈赠与辞离同时发生，这个结论应该不是太牵强附会。”

“这个结论是合情合理的。”

“往下的分析是，他不可能是这家医院的‘医术大人物’，因为那类人物绝不会舍名抛利而去乡下当行走郎中的。那么，他应该归于哪一档次呢？倘若他的确是穿白大褂却又名望不大，那么他最多不过是一名病房外科医生或者病房内科医生，其地位稍稍高于在医院实习的医学院应届毕业生。手杖上的日期说明他在五年前离开了医院。这么说来，华生，你描述的那位惹人敬畏的、年事已高的大人物是不存在的。他只可能是一位三十不到的年青人。他与世无争、胸无大志、疏于严谨。他拥有一只宠物狗，这只狗比猎犬要大，比獒犬要小。”

福尔摩斯说完这段话后便向后仰靠在靠椅上，朝着天花板吐着晃晃悠悠的烟圈。他的推论，特别是最后的那部分，惹得我哑然失笑。天方夜谭。

“对于你的推论的最后部分，我很难予以置评。若要核实一下他的年龄和履历之类，那倒是举手之劳。”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医界卷宗》，随手翻到了书中的“人名栏”，好几个摩迪梅榜上有名，但是只有一个摩迪梅可能是那位不速之客，我高声念了起来：“詹姆斯·摩迪梅，1882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原籍德温州。1882到1884年在恰氩·克

劳斯医院任病房外科医生。其论文《疾病是否返祖遗传》荣获‘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瑞典病理学协会通讯会员。1882年《柳叶》杂志载有其《隔代遗传病案数例》。1883年三月号《心理学校》载有其《论医界的进步》。曾任奎因益、索斯利、高博洛等教区之派出医官。”

福尔摩斯的微笑中掺杂着几丝嘲弄的意味：“华生，这些纪录好像并没有提及什么‘狩猎者协会’嘛。你和我的推论有一点是共同的、正确的：他是个乡村医生。我之所以形容他是‘与世无争、胸无大志、疏于严谨’，那是因为我的人生体验告诉我：只有与世无争的人才会获得纪念赠品；只有胸无大志的人才会安于离开城市跑到乡下去；只有疏于严谨的人才会在等待未归的主人一个多小时之后不留下自己的名片，而居然遗下了自己的手杖。”

“你提到的宠物狗又如何解释呢？”

“它经常叼着手杖跟在主人的后面跑，由于手杖很重，它不得不紧紧地衔着手杖的中段，因此留下了那些一目了然的狗牙的啮印。根据这些牙痕的间隙可以判断，这只狗的下腭要比猎犬的下腭宽，而比獒犬的下腭要窄一些，它完全可能……啊，它看来只能是一只卷毛黄犬。”

他站起身来，边说边走动着。他走到往外凸伸的窗台前停下了脚步。他语气中的那种百分之百的肯定使我惊诧不已：“老搭档，你凭什么如此不留余地呢？”

“这个太简单不过了。我这儿看得很清楚，那只狗正站在咱们的大门前的台阶上呢。听吧，它的主人正在撒铃呢。别走开，华生，来人是你的同行，你在场会对我有所帮助的。华生，千万别错过这场剧情高深莫测的好戏：谁知道遗传病专家摩迪梅先生同犯罪学专家福尔摩斯先生会如何对话呢？请进，先生！”

客人与我想象中的那类乡村医生的形象完全不符，我不由得一怔。他身材瘦高，鹰钩鼻，金边眼镜后的那双灰色眼睛犀利有神。他的穿戴倒是颇具乡村医生的风范，只是由于衣脏裤绉，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他的年岁看来不大，但是有些驼背，步履也颇显老态。刚刚走进客厅，他就瞅见了福尔摩斯握着的那支手杖。他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疾步朝福尔摩斯走去：“我简直太高兴了！我一直想不起来我是把它忘在此地了呢，

还是忘在航运公司了。我可是宁肯丢掉脑袋也不愿丢掉这支手杖啊！”

福尔摩斯：“因为它是纪念品，对吗？”

“正是如此，先生。”

“是恰佩·克劳斯医院的同事送的吗？”

“是他们中的两位在我结婚那天送的。”

“唉哟哟，真是瞎忙一场！”说完，福尔摩斯大摇其头。

“什么瞎忙一场？”摩迪梅医生吃了一惊，灰眼睛在金边眼镜后面急急地眨巴着。

“您的话间接证明了我们因之而作的一些猜测大谬不然。您说您是在结婚之时得到它的？”

“我是这么说的，先生。我结婚之后就离开了那家医院，从此也就不再奢望去当一个主治医师了。只要能够拥有自己的小小爱巢，这种割舍是值得的。”

“啊哈，我们总算没有一错到底。”福尔摩斯说道，“嗯，詹姆斯·摩迪梅医师……”

“医师？岂敢，岂敢，您叫我密斯特就行了。我只是一个读过几年医书的小医生罢了。”

“同时你也是一个见识不凡的学者。”

“只能说是挂一漏万，才疏学浅，福尔摩斯先生。”

“您弄错了，他是我的好友华生医生。”

“荣幸之至，华生医生，您和您朋友的名声一样大呢。福尔摩斯先生，您的如此硕长的头颅和如此凹陷的眼窝真的使我大开眼界，我能冒昧地用手指沿着您的头顶骨缝摸一摸吗，先生？按照您的头骨做成的模型，对任何人类学博物馆说来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标本。也许我的话会惹你不高兴，但是，您的出类拔萃的头颅的确令我羡慕不已。”

福尔摩斯用手势示意客人在一张靠椅上落座：“看得出来，先生与我一样，是个热衷于自己的专业的人。我根据您的食指来判断您是只抽自己手卷的烟的人，因此请您不要客气，卷一支抽吧。”

客人拿出自带的烟纸和烟草，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娴熟手法卷出了一支香烟。他那细长的手指简直就像某种昆虫的触须，轻盈而又灵敏。

福尔摩斯一言不发,但是他左顾右盼的眼神使我看出:他已经对我们的客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先生,您昨夜、今日连连来访,难道只为一睹我的头颅骨的风采吗?”

“当然不会,先生,不过,遇上了这种机会的确使我欣喜万分。福尔摩斯先生,我来这儿是因为像我这样涉世不深的人,居然遇上了一个十分棘手而且十分特殊的问题。我深知您是整个欧洲处理这类难题的第二号专家……”

“原来如此,先生!可以请教一下谁是第一号专家吗?”福尔摩斯的口气十分刻薄。

“讲究科学的精确性的人们都认为巴迪隆先生的办案理论十分值得信赖。”

“那么您去拜访他不是好得多吗?”

“但是,先生,我认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您的办案经验要丰富得多,这方面没人能比得上你。但是我的话没有引起您的不满……”

“有那么一点。摩迪梅先生,请您马上言归正传吧。”

## 二 百年手稿

摩迪梅：“我的口袋里有一份手稿。”

福尔摩斯：“您一进屋我就看见了。”

“这份手稿颇有些年头了。”

“倘若不是赝品，它应该产生于十八世纪的初期。”

“您的依据呢，先生？”

“您说话的时候，那份手稿一直有一小截露在您的口袋外面。谁要是不能把一份手稿的产生日期估计得相差不出十年左右，那么他一定是个半瓶醋的专家了。对此类问题我曾经撰有专论，不知您是否读到过。据我看，这份手稿应该完成于1730年。”

摩迪梅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了一份手稿：“手稿产生的确切日期是1742年。这是一份家族文件，是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交给我保存的。三个月前，爵士离奇猝死。他的死震动了整个德温州。我与他交好多年，并且兼任他的私人医生，深知他意志坚强，沉着老练，而且与我一样，不务虚名。我断定他对自己的悲惨结局早有心理准备。”

福尔摩斯接入手稿，把它平铺在自己的膝盖上：“华生，请留意这些长S和短S的换用。它是使我用以确定手稿年代的特点之一。”

我凑到了他的身旁。手稿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已经褪色。手稿的上部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几个字，往下很潦草地写着一个笔触硕大的数字：“1742”。

“像是一篇记叙文？”

“是的，记叙的是一桩在巴斯克维尔家族中流传已久的传奇性故事。”

“难道您来找我不是为了某件更为现实、更具实际意义的事吗？”

“的确有件事要取得您的帮助，它十分严重、紧迫，我们只有二十四

个小时的时间来作最终决断。这份手稿与这件事牵涉极大，所幸它的篇幅不长，我先将它全文念给二位听听。”

福尔摩斯轻倚靠椅，两手指尖互抵，两眼上下微合，一副洗耳恭听的派头。摩迪梅站在光线充足的地方，以高亢而嘶哑的声音朗读起来。手稿上的文字讲述了一个离奇的、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巴斯克维尔猎犬一事，从来众说纷纭。我深信此事的确曾经发生，因此我把它记载下来。我是巴斯克维尔家族的嫡系后人，此事是我的祖父亲口告诉家父，家父又亲口告诉我，不应有谬。我愿我的子孙们都懂得：天谴罪孽，其网恢恢。人有过者而知悔，天恕之。你们不必因为前辈所遭报应而恐惧。惟愿你们抑恶扬善，不致重蹈覆辙。

“我的曾祖雨果·巴斯克维尔天性暴戾，是个臭名昭著的恶棍。他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叛乱年代’时期的人，当时他已经拥有现今的这座巴斯克维尔庄园和这栋巴斯克维尔大屋。某日，他那卑鄙的兽欲使他看上了一位少女。少女一家在庄园附近种着几亩薄地。恶棍雨果伙同他的狗党趁米迦勒节那天她的父亲和兄弟出门去讨帐还债去了（注：米迦勒节为英国传统的四大结帐日之一），冲到她家里把她掳到了巴斯克维尔庄园，把她锁到了大屋楼上的一间房子里之后，他们便坐在一堆狂吃海喝起来。可怜的少女铤而走险，居然攀着楼外墙壁上的爬壁藤溜到地面，然后穿过沼泽地往她家的方向跑去，庄园距离她家约有九里。

“此后不久，雨果离开他的狗党上了楼。他马上发现金丝鸟已经破笼而飞。雨果好似一头中邪的怪兽嘶吼着冲下楼来。他边发着毒誓要把那个少女弄回来，边把酒瓶和菜肴搅得横飞乱溅。他下令仆人给他备马，并且把狗舍里的狗全部轰了出来。他策马冲出了庄园。嗅过少女出逃时掉下的围巾之后，狗群咆哮着朝着铺满惨白月光的沼泽地冲了过去。当晚与雨果在一起的恶棍有十三人，当时他们全都醉得半疯半癫了。经过一番手忙脚乱和胡搅蛮缠之后，他们也骑马挎枪一窝狂蜂似追了过去。追出一二里地后，他们遇上了一个守夜的牧人，于是便气焰万丈地逼问他是否看到了一个少女。牧人被吓得涩口涩舌地告诉他们：他确实看见了那个少女，还有追她的群狗。‘我还看见雨果骑着一匹黑马追了过去，我的上帝，我还看见一头无比巨大的幽灵般无声无息的狗跟在他的后面！’那伙醉醺醺的恶棍没过多久，就被眼前的情景吓得如同

那位守夜牧人一样全身发起抖来；雨果的黑马嘴里淌着白沫，拖曳着僵绳从他们身边跑过。马鞍上没有雨果。后来，凭着人多势众，他们总算壮起了胆子，寸挪寸动地沿路往前。他们终于看见了那群猎狗：这些平素张牙舞爪的恶狗，竟然挤在一条小沟里低声哀鸣着，其中有几条狗失神地望着前面那条似乎没有尽头的小路。

“这班醉鬼们大都在心里敲起了退堂鼓。只有三个醉鬼不知他们是胆子最大还是喝的酒最多执意要往前去弄个明白。不久，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块平地，平地的中间立着两根石柱，石柱不知何人何年所立，至今犹在。月光把这块平地照得雪亮。三个醉鬼看到了因惊恐和疲惫而死的少女，看到了躺在她不远处的命丧黄泉的雨果。使三个醉鬼毛骨悚然的并不是那两具尸体，而是那头壮实黧黑的怪兽。它的确看起来像是猎犬，可是有谁看见过块头这么巨大的猎犬呢？这头怪兽正在撕咬着雨果的喉咙。当它把闪着幽光的眼睛和直流口涎的大嘴转向三个醉鬼时，他们吓得大喊大叫，立刻拨转马头往来路仓皇而逃，而且边逃边叫。据说三个醉鬼中的一个当天晚上被吓得咽了气，另外两个被吓成了痴呆。

“巴斯克维尔猎犬从此成了我们这个家族挥之不去的恶梦。我之所以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尽录于此，是因为我不愿更多的人为之惊恐不已、草木皆兵。我们这个家族的许多人的暴毙和惨死与其有关是不容否认的。我祈祷上帝保佑我那些无辜的子子孙孙。我以上帝之名警告你们远离是非之地，明哲保身。谨致罗杰和约翰。慎勿告诉你们的妹妹伊利沙白。”

摩迪梅念完手稿上的所有文字之后，把眼镜架推到额头之上，专注地审视着福尔摩斯的反应。后者打了一个哈欠，随后把吸剩的烟头扔进了壁炉。

“念完了？”

“您不觉得它的内容发人深省吗？”

“民间故事的爱好者会有这种感觉。”

摩迪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报纸：“那么我再告诉您一件刚刚发生的事情。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今年五月十四日的《德温州纪事报》，它报道了在那之前仅有几天的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的死讯。”

福尔摩斯脸色顿变，全身前倾。



摩迪梅戴正眼镜，念了起来：“查尔斯爵士之暴毙震惊朝野。查氏二年前以巨富之身自南非荣归故里，向欲重建祖居庄园以振家声。查氏乃名门之裔，慷慨济世，尽邀乡里敬重。大志兮其未成，英雄兮其无后，闻者莫不唏嘘。

“爵士死因迄今扑朔迷离，坊间盛传鬼神之说，盖因尸检无从验实其人之死缘于犯罪暴虐或致命痼疾。查氏富可敌国却自奉俭省，偌大庄园仅雇白瑞摩夫妇二人，其夫为总管，其妇为管家。白氏夫妇证实死者生前健康欠佳，常因心脏供血不足而引致呼吸急促、脸色剧变，神经衰弱之状亦不鲜见。此说乃得死者私人医生摩迪梅氏认同。

“死者曾于事发当日谓其欲作京伦之行，遂命白氏备妥相应什物。及至入夜，死者仍循旧例沿庄园水松夹道作寝前散步。白氏于子夜之时仍未见其主归回而顿生惶恐，因见道路潮软而其主足迹历历可辨，乃持风灯顺夹道疾行寻觅，终见其主已陈尸于路矣！白氏谓有一事颇为离奇：其主之足迹至出夹道中端之栅门后不复平坦，似以足尖触地而行。有吉卜赛马贩人称摩非者事后指证，谓其当时恰经该地，曾闻人声呼喊，惜乎醉酒而不辨其远近云。死者私人医生摩迪梅氏指证其友生前并未遭袭，唯面容狰狞而异于常态，因心脏衰竭而致窒息而死者多有此状云。法院所遣验尸官所签认之解剖报告之结论与此言趋于一致。本报以为此说乃不幸之幸，盖因坊间异教之说之骇人听闻，足以令巴斯克维尔庄园无人敢于入居而成废墟也。据称已逝爵士之弟亨利·巴斯克维尔现居南美某地，有关方面正抓紧核实以告知其前来接受偌大之遗产。”

摩迪梅把叠好的报纸放回了口袋。

“福尔摩斯先生，您听到的是有关爵士之死的全部公开事实。”

“您的介绍已经引起了我对此事件的浓厚兴趣，衷心感谢。我曾经读到过一些有关此事的报道，由于当时我全力以赴地处理那件由教皇亲自督办的‘梵蒂冈宝石案’，因此没有重视这个事件。你刚才说那份报纸已经披露了全部公开事实？”

“对。”

“那么请您告诉我那些没有登在报上的内幕事实吧！”福尔摩斯斜靠在椅子上，两只手的指尖对顶在一起，这么一来，他就俨如一位极为严厉、冷静的法官大人了。